

小说卷

小学生文学精品屋

冰心题



顾问：冰心

主编：金本

小学生文学精品屋

冰心题

小说卷

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

闽新登字 06 号

小学生文学精品屋

小说卷

金本 主编

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发行

(福州得贵巷 59 号)

福建省新华书店经销

福建三明地质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5.875 印张 2 插页 118 千字

1996 年 5 月第 1 版

199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230

ISBN 7—5395—1112—5

I·187 定价 5.7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承印厂调换

序

郭 风

包括儿童文学界以及文学评论界在内，一般认为，若干年来，我国的儿童文学创作领域内出现新的繁荣景象。我个人也持此看法。这些年儿童文学的发展和繁荣，表现在许多方面。首先是中、青年的儿童文学作家成批地涌现出来，与之相适应的另一特点，便是出现了儿童文学的各种样式和不同风格的作品纷呈于小读者乃至关心儿童文学的其他读者之前。而在其间，最值得重视的是，出现了不少儿童文学的精品。关于这一点，在我看来又有两个情况值得重视。一是，有相当数量的儿童文学精品，在全国性乃至海外有关方面的评奖中获奖。比如，中国作家协会举办的全国第二届优秀儿童文学奖，便有各种样式的作品共达数十种获奖，上海的陈伯吹奖（园丁奖），每年均有多作品获奖，还有一些作品在台湾获奖，有的作家被提名为国际性的安徒生奖的候选人。再是，不少儿童读物出版部门开始重视这些儿童文学精品的出版工作。据我所知，已有几家出版社去年便出版了几套此类书。这类情况，在此前是少

见的。以上所述,综合起来考察,对我来说,确实得到儿童文学取得新的繁荣的印象,并得到鼓舞。

最近,使我感到欣慰的是,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计划出版一套《小学生文学精品屋》丛书,共分六卷,包括小说卷、童话卷、诗歌卷、散文卷、故事卷和科幻卷。我翻阅这几卷作品的书稿,感到各卷主编均以负责、认真的态度把近若干年适合少年、儿童阅读的文学精品大致都选出来了。我又感到这套丛书有几方面的特色:一是把儿童文学中各重要样式的精品分卷出书,品类齐全;二是收入各卷的作品,均为中、青年作家所作,包括儿童文学界所熟悉的作家,也包括平日并不专一为儿童写作的诗人、散文家等的作品。与此同时,我更感到这套丛书,实际上是近若干年我国中、青年作者所作各种样式作品的汇集,是一次对我国当代中、青年作者所作儿童文学作品的检阅。因此,这套丛书具有文献价值,又是对少年儿童进行道德观、审美观教育的很好教材。我相信,本丛书的出版,不仅会受到孩子们、家长们的欢迎,也会受到儿童文学界和其他有关部门的重视。祝贺这套丛书的问世。

1994年7月8日·福州

目 录

(按作者姓氏音序排列)

常星儿

1 多雪的冬天

常新港

8 麦山的黄昏

崔晓勇

15 过河

董天柚

21 蜂葬

邓湘子

30 春笋正拔节

葛 冰

36 魔力

韩辉光

46 校园喜剧

黄虹坚

54 男人老狗

金 子

63 蓝风筝

吕南歌

70 男孩杜雷

吕清温

79 女孩男孩不等式

牧 铃

87 “生死门”

欧阳波

92 后窗

庞 敏

98 蓝蓝的火苗

秦文君

107 “恶魔”管文桦

沈振明

113 树洞里的校长室

王次梓

124 军人

王树槐

132 四妹

王晓一

138 狼

肖显志

145 打碗花儿

叶大春

152 除夕夜

鱼在洋

158 “总统”任期一天

查洪燮

170 大青树下奇遇

詹鄞森

176 6月的诱惑

常星儿

多雪的冬天

1

那是一个多雪的冬天。棉花桃子般的大雪一场接一场，把苦艾甸封得严严实实，逼得鹌鹑往人家院子里落。

小成子他们乐了。

放学后，不，说得干脆点儿，他们根本就不去上学，整天在甸子上套兔子。兔皮能卖钱啊，一张能卖五六元。他们像着了魔似的，套了兔子就往市场跑。

妈妈对我说：“星子，你也去套两只吧，补贴补贴家里。”

妈妈那商量的口气使我力量倍增，妈把我当成大人看了，一种自豪感和责任感从心底油然而生起。

家里是需要补贴。我上学用钱，买化肥用钱，种地雇犁用钱，妈妈还计划开春买头小毛驴，打辆小车……这些都要用钱。爸爸早已去世，家是由妈一个人撑着呢，每忙完一天的活儿，累得妈妈夜里直哼哼。

看着妈妈那木铎似的手，我的心在滴血，在哭泣。我已是13岁的男子汉了！我愧对妈妈！

我走出村子，村外就是苦艾甸。

甸子一片银白，刺得人睁不开眼睛。雪真厚，每走一步都叫人费很大力气。厚厚的积雪掩去了甸上的一切，偶尔有片草叶钻出来奋力摇曳，像在呼唤却没有声音。

甸子空廓而寂静。我的腿走酸了，却不知走出多远。我拿着套子，寻找猎物——兔子。苦艾甸，这俗称“棒打狍子瓢舀鱼，野鸡飞到饭锅里”的地方，现在也就有些野兔，其实野兔也不多见了。

我走了半天，连个兔子影儿也没见着。该回家了，就在转身的一瞬间，我被一个美丽的景象惊呆了。

夕阳立在不远的地平线上，硕大浑圆而又鲜艳，雪野一片橘红，宛如铺上了一层轻纱。甸子上有两个黑点儿，极小，却醒目得惊人。继而黑点儿活动起来，越来越大，越来越大，最后看清了，那是两只野兔。它俩跳跃、嬉闹，自由而又愉悦，就像两个音符在红日映照下的苦艾甸里跳动。

北风小了，我站在那里，鼻涕冻成冰溜儿，却全然不知。我看得入迷了。

这是我的猎物吗？

我站着、看着、想着，直到晚霞全逝，空中缀满繁星，才空着手回家。

2

妈把饭放在锅里等着我。

“妈，我看到两只兔子。”我的声音有些变调。

“没套着吗？”

“……没有。”

“那怎么把套儿拿回来了？下在那儿明早就可以套着兔子。”

我的心一颤。

“不会下么？”

“……”

“不会下么？”

“会。”

3

我会下兔套，苦艾甸上的人都会下。我是不想下。

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都是这样。

我忘记了手中的兔套儿，忘记了自己上甸子里的目的。我的心因愉悦而颤栗。

大概是第八天吧。我从甸上走回，刚进屋，妈就说：

“又没套来吧？”说话时并没看我空着的手。

“嗯。”

“我想你就套不来！”妈转身出外干活。

“……”

“你没听到外边管你叫啥吧？”窗外传来妈妈的声音，很低，却很重。

这时，小成子哼着歌儿从我家门前走过，他也刚从甸上回来，肩上的棒子挂着野兔，野兔悠荡着，显得很细、很长。

妈进屋来，“呼”地关上门。

“妈，我不想套兔子了。”

“为啥？”

“……”

“为啥？”

“……”

“星子，你也是男孩吧？你也13岁了吧？”一行泪水顺着妈的两颊流下，“星子……你真的套不着么？你真的叫墨水灌昏了吗？你真的是废物么？”

“不！”

“你去！明天放学你就去套。套来挂在门前电线杆上，叫他们看。明天你要不拎只野兔就别回家——回家我打断你的腿！”

一个晚上，妈都没说话。

4

第二天放学路上，二林磨磨蹭蹭，落在后面，我等他跟上来。在这个村上，同龄的就我们俩上学，又在一班，我俩是朋友。

“二林，你哪儿不舒服么？”等他走近，我问。

“啊——不。”

“我们快走吧。”

“……”

他立在原地不动。

“你——”我不解地看着他。

他避开我的目光，看着远处被雪盖着的小丘，说：“星子，以后……以后我们别在一起了吧？”他声音极低，像在乞求。

“怎么了？”

“……”

“怎么了，二林？”

“星子，你……敬佩好汉吧？我敬佩好汉！”他把落在小丘上的目光移到我脸上。

我也看着他。

我俩的目光碰撞着。

沉默。

“二林，你走吧。”我说，“你先走——天冷。”

二林的背影远去了，远去了……直到消失在雪野，我才挪出第一步。

套只兔子叫他们看看，叫他们知道我并不是孬货！

回到家，我放下书包，带上兔套儿和棒子走上甸子。

我感到难过，也很孤独。

小成子从后面追上来：“星子，你还去套兔？屈你了！”我没理他，为了套兔，为了那每张能卖五六元钱的兔皮，他已有10多天没去上学了。见我没吱声，他紧追不放：“这几天……你又得了多少100分？能买百八十张兔皮了吧？嘻……”

我转过身盯着他那张因得意而变了形的脸。

“滚开！”我从牙缝挤出。

他笑嘻嘻地看着我：

“套不着就别逞能了，给我拎拎兔子，跑跑道儿什么的，我赏你一只——也别让你妈太伤心了。”

我举起拳头：“滚开不？再跟我扯蛋，我打掉你的门牙！”

他止住了笑，惊愕地半张着嘴，从他表情变化上看，我的脸色一定很吓人。

“嗯——嗯——嗯——”他倒退几步，扭身跑掉了。

这是一片宽阔的雪野。我找到兔道儿，下了套子，躲到远处。

我静静地伏在雪地上，不知是希望那对兔子出现还是希望它俩跑开。

时间似乎停滞了。

当那对兔子出现时，我猛地一震。

明天，这里将只有雪野，只有红日，只有……

兔子嬉闹着走近我的套子，瞬间将成为我的猎物，苦艾甸就要有我制造的悲剧了。

我的眼前一片漆黑，我的大脑停止了思考，我的心也似乎不再跳动。

一阵挣扎声远远地传来，我忽地跳起，飞快地朝下套儿的地方跑去。

一只兔子被套住了。

雪地一片零乱，蹬起的雪中搀着几滴鲜血。

兔子已不再挣扎，可能它也知道挣脱不了，这时它反而格外镇静，镇静地看着远处。

远处，它的同伴站在一个小丘上，朝这儿张望，久久不动，如同冻僵一般。我想，它不仅仅是看着同伴，也看着我，定定地看着我……

我手里的棒子“咚”地落地。我蹲下身，解开套子……

兔子跑了，带着伤痕，朝它的同伴跑去。

小丘上，那另一只兔子一震，随即疯狂地跑下来迎接同伴。

我看着它俩重逢的场面，看着它俩离去。

它俩消逝了，消逝在雪野上。

苦艾甸上只有我一个人了，这白茫茫雪的世界里只有我一个人了。

我站起身想回家。这是我第一次违背妈妈的意愿，任妈妈打吧，狠狠地打。

当我转过身来时，我惊呆了。

——妈就站在我身后，寒风吹乱了她的头发，衣皱里满是雪粒儿。

不知她在这儿站了多久。

我看着妈妈：“我……把它放了。”

“……”

妈看着我，像刚刚认识，又像久别重逢。半天她才说出：“冷了吧，孩子？”

“……”

“孩子，回家吧。”

“妈——”

我扑进妈的怀里，妈紧紧地搂住我。

在一片银白的苦艾甸上，我和妈朝温暖的小村走去。

麦山的黄昏

我心里一直想着这件事，不想说；一旦要说时，又好像什么也不曾发生过。那年，我差3天就满14岁。我记不得我有过什么聪明的举动留在那一年金黄金黄的季节里，只知道看了一大堆脏乎乎的小人书，黄色的、红色的，有皮的、没皮的，有头没尾的、没头有尾的，就那么令人眼花缭乱、浩浩荡荡地走进我的脑袋里。我有个本事，凭自己的兴趣把断了尾巴的故事续上一截。我说起话来旁若无人，可以让一家三代人全都停止嚼饭，把眼光引到我嘴上盯住不动。但我当时并未意识到这就是与众不同，能够吸引人，吸引那些喜欢听瞎编乱造故事的女孩子。

离农场七八里路，有一片很大的飞机场，是1938年日本人修建的。年代久了，坚硬的柏油跑道被一丛丛北方的草切割得支离破碎，最终被荒草覆盖了。但那七八个飞机堡像乌龟一样趴在那里。飞机堡滚圆的脊背上，夏天长草，冬天背雪，像在那里虔诚地忏悔。